

丈量天地的两种步伐

编者按: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,画家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为山河立传。本期聚焦两位以画笔丈量神州的艺术家的。肖育是“苦行僧”,十年驱驰于新疆西藏的极寒之境,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原中以肉身丈量天地的苍茫;陶文杰是“造梦者”,深居江南画室,以“以写入画”的独创技法,在心象中晕染出空灵隽永的山水诗意。在新大众的视野下,我们欣喜地看到,描绘祖国山河的艺术语言正变得多元。他们共同印证着:为山河画像,从来不止于一种笔法。

独行绘山河:写生者肖育

■本报记者 唐永明



肖育 作品

在当代专注行走山河、潜心地写生的创作者之中,肖育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行者。他虽然供职于学院,但不隶属学院的“正规军”,也不投身民间的“游击队”,而是一个执拗的“独行侠”——用自己的方式,丈量艺术与天地的边界。2012年,他立下一桩旁人看来几乎无法实现的理想:发起“写生中国·走边疆”计划。自此画笔为罗盘,长路作归途,新疆与西藏苍茫辽阔的土地,成了他反复奔赴、安放精神的心灵原乡。

零下四十度的执念

2013年初冬,肖育第一次踏入新疆阿勒泰。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雪原,也是他此后魂牵梦萦的“人间净土”。连续十年,他独自驱车三万多公里,一次次把自己抛入喀纳斯与可可托海无边的白寂中。他在落满雪的车窗玻璃上用手指郑重写下“写生中国·肖育”六个字,不是为了留名,而是如同藏族同胞转山前的祈愿,完成一种内心必需的仪式。

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寒冷。零下40多度的雪谷里,山冻得发白,河冻得僵硬,连空气都仿佛凝成冰晶。每次

作画,肖育先用铁铲在雪地里挖出一个坑,把自己“种”进去,才能稳住画架。调色盘上的颜料冻成“果冻”,调色油要捂在怀里等它苏醒。当地牧民半是叮嘱半是提醒:“千万别使劲揉耳朵,温度太低,耳朵会整个掉下来,不流血也不痛,等你发现时,已经没了。”

最惊险的一次,他前往雪山牧场写生,返程途中因冻土解冻,越野车被困陡坡动弹不得。他当了整整五个小时的“搬石工”,一块一块垫路,才从绝境中脱身。而比陷车更难熬的,是深不见底的孤独。茫茫雪原上,他一边落笔,一边警惕着树丛后是否会有饿狼悄然逼近。

“空山无人,鸟鸣啁啾,天地为我所有。”他说,那片极致的白、极致的静,沉淀为画布上最干净纯粹的语言。2014年,作品《银装禾木》荣获“可见之诗——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”优秀奖,那是极寒对他的回赠。

西藏的生死边界

如果说新疆是极寒的淬炼,那么西藏,则是一场生与死之间的跋涉。

2018年,肖育和妻子踏上阿里写生之旅。海拔4500米以上的219国道,步行百米便气喘如牛,连刷牙都因

缺氧而令人窒息。在神湖玛旁雍错旁扎营时,狂风几乎将帐篷撕碎,幸得寺中僧人借出一间小屋,才让他们有了容身之所。

第三天傍晚,肖育发起高烧。方圆几百里,荒无人烟,妻子攥着他的手熬过一整夜,“生怕他瞬间就停止了呼吸”。天亮时,烧仍未退。在近五千米海拔,持续高烧意味着什么,不敢细想。加大剂量服药后,肖育终于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。他答应撤到低海拔处休整,却执意不肯结束写生——他说,画还没画完。

当冈仁波齐在落日余晖中第一次映入眼帘时,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湖南汉子,不禁肃然起敬,热泪盈眶。

一个“画痴”的十年

从2012年到2022年,肖育走完了第一个“写生中国”十年计划。北疆的雪、西藏的云、云南的花、海南的浪、太行山的峭壁、陕北的黄土……他的足迹织成一张辽阔的地图,累计写生作品数百幅,仅新疆阿勒泰系列便逾百幅。

有人称他为“画痴”。他作画时心中唯有一念:将此刻的天地山河,原原本本地凝于笔端。在西藏,为寻一处绝景,他甘愿多绕行数百公里,再气喘吁吁攀上险峻峰顶;在新疆,纵使风雪封路、气温骤降,他依然伫立雪坑之中挥笔终日,嚼干饕、饮融雪,浑然忘我。

2023年至今,他仍一次次重返西藏和新疆,仿佛那些远山与荒原才是他真正的故乡。他说:“时光像沙漏,如果我一直画下去,画得足够多,就能留住它、拥有它——时光会像琥珀一样,凝结在画面里。”

这就是肖育。一个用孤独喂养灵魂、用冰雪淬炼笔触的行者。

将个体经验传递给大众

2017年7月,“写生中国——肖育风景油画展”在西安举办首展,展出其5年辗转多地写生的120幅作品。开展当天,更有主题曲首演与纪录片发布。他的“写生中国”不仅留下了画作,更是对中国大地的一次丈量,将万里边疆的极寒与极净凝于画面,为观者守护了一片澄澈天地。

就在去年,他又举办了主题讲座,带来了近10年来创作的300多幅油画作品及其创作历程,生动诠释了从新疆低温雪景的表达,结合太行山秋景写生、海南海景以及陕北高原写生创作的宝贵经验,启发现场同学在感受祖国壮美山河中融入个人体验开展艺术创作,数百名学生听得津津有味,获益良多。

缘于江南情怀:探索者陶文杰

■艺展

江南历来为中国的诗人和山水画家所钟情,我们很难想象水墨语言以外的江南景象,更不要说油画了。

而在杭州,就有一位油画家,用他的油彩描绘着心中的江南。

以写入画,创造油画新技法

陶文杰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早在上世纪70年代,他的油画就小有名声。上世纪80年代,陶文杰在浙江少儿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。在工作中,他结识了一大批书画艺术家。在名师大家的悉心指导下,他的油画艺术日益精进、更上层楼,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。

在长期的艺术探索中,他始终致力于推动油画语言的创新,力求融汇中西绘画之长,开创具有民族特色的油画表现新路径。经过不懈实践与理论思考,他逐步形成并总结出一套“融汇中西,以写入画”的油画新技法。“以写入画”,强调以书法笔意入画,用于描绘竹、石等物象;而陶文杰则将“以写入画”拓展至油画。既然中国画能够意在笔先,“以写入画”,强调主观情思与笔墨表达的统一,那么油画同样可以依据意象进行写意性表达。陶文杰巧妙运用调色油的流动性,“视油为水”,借鉴中国水墨画的晕染、留白与气韵生动等美学特征发展出厚薄相济、兼具写意精神与油画质感的“以写入画”新技法。

中西一体,表现中国山水的灵气

陶文杰的油画既没有一味地倒向西方经典,也没有一味地追求先锋实验,而是以西学架上绘画传统的视觉效果营造,融入中国江南的文化意境,探索更具个性与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。

他的作品是中国的,是江南的,充溢着空灵、清新、适意的意味,而他的绘画语言组织又是一派西方正统风范,所以他的画并不是纯粹老式西方或者旧式中国江南的画面营造,而是以东方元素与西学要素的创新融汇,蕴出了一派“新江南”风韵。

印象江南,营造山水意象

对于传统中国来说,江南就是“文人气”的象征。明代董其昌提出山水画的“南北宗论”,就是以“南宗”来标识“文人画”的。

陶文杰酷爱江南景色,也像古时文人那样,以画笔抒发情怀。他通过提炼江南景色的精神本质和典型特征,运用其独创的“以写入画”技法,再造了一个个映照于心灵深处的江南景象、一个个“似与不似之间”的江南意境。陶文杰笔下的“江南”,赋予了油画风景以鲜明的东方民族文化特质,其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画家对静谧、优美、梦幻般江南景致的赞美、陶醉与眷恋,真情流露,意境隽永,耐人寻味,令人震撼。因此,有评论者指出,陶文杰的这批油画,严格而言,不应称作“风景画”,而应称为“山水画”。

当代绘画的流派众多,但概括来说表达方式无非三种:一是具象,二是抽象,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意象。陶文杰的“江南山水”就属于第三种。